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5020

17781

820(32)
5020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越南〕忠 坚 等 著

林 茵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GUƠNG CHIẾN DẤU
THANH NIÊN
MIỀN NAM

Nhà Xuất Bản Thanh Niên

封面画：张守义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书号 1824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7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插页 2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80000 册 定价 (2) 0.29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原 序

九年来，南方的同胞与美吳集团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以后，人民的斗争更趋激烈。在争取解放亲爱的祖国南半部的事业中，南方的男女青年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无愧于祖国的“铜墙”的称号。

今年^①七月二十日是日内瓦协议签订九周年，我们收集了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南方解放电台和南方人民来信中报道的一些真实的故事，编成这本《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南方的斗争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成千上万的青年在敌人的枪口和刺刀前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其中有陈氏里、武纘、潘氏柑、陈氏云、黎光咏、黎洪思等（陈氏里的事迹曾在许多报刊上登载过，所以本书不再收入）。

在这本小书里，我们不可能向读者介绍所有南方青

^① 指一九六三年。

年英雄的斗争事迹，而只是介绍我们初步收集到的一些小故事。其中有些篇材料较多，写得比较完整，其余大多数属于简短而生动的通讯。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到他们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怀着对敌人的深刻仇恨，坚强不屈地进行斗争的革命品质。

我们希望这本书送到青年朋友们的手中以后，能帮助他们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经受各种困难的考验，推进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为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条件。

越南青年出版社

目 次

原序.....	(1)
一位坚强的战士	忠 坚 (1)
广治最优秀的女儿潘氏柑	青 龙 (9)
一场奇异的战斗	丁 凌 (17)
永垂不朽的陈氏云	玉 孚 (24)
朔二姐	忠 坚 (37)
英雄女儿的小故事	L. V. (46)
永远活着的人们	阮黄梅 (52)
英勇不屈的南方青年武纘	賢 鋒 (76)
游击队员的战斗故事	L. V. (81)
克龙努河的游击队员	(81)
游击战士安敖的射击器	(83)
不能让心爱的枪遭到敌人的侮辱.....	(84)
一位游击战士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扫荡”	(86)
细腰蜂咬死美国侵略者	(87)
自卫队员阿康的一个早晨	吳 安 (88)

訪永先的永远战斗乡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 (94)
和高棉族同胞一起战斗	南 光 (98)
瓦解敌军和反对抓丁的故事	L. V. (101)
奠玉七勇士	V. T. D. (108)
北村战斗中的故事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 (112)
钢铁班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 (117)
100 部队高举学习北村的旗帜	珥 南 (120)

一位坚强的战士

忠 坚

陈青春送她亲爱的丈夫到北方去集结以后，丈夫舍不得吃留下来给孩子们的那一串粽子还没有吃完，她就开始感到家乡发生了变化。

敌人的“政权建设人员”、“保安队”和“公安突击队”从县里来到了乡里。其中有在抗战期间逃亡多年没有音讯的乡绅会会长洪申。他一回到乡里，就威胁老百姓说：“一定要把抢我的财产、分我的地的共产党斩草除根。”一些从前躲藏起来或者暂时向人民低头的牛鬼蛇神和听到集结以后跑回来的坏蛋都纷纷蠢动起来。这些人跟洪申是一丘之貉，不是恶霸地主、反动土豪，便是从前的伪军头目或伪政府官员。他们选举洪申为乡政会议主席，重新建立了伪乡政权，过了三天，又下令强迫所有的人宣布“脱离”抗战组织，而去参加“吴志士”的“国家”^①的各种老年、青年、妇女组织。另外还成立了尽是流氓分子组成的“民卫”组织，这个组织也由这些人的子弟所把持。

① “吴志士”指吴庭艳，“国家”指南越伪政权。

从此以后，乡亲们便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终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夜里，要是人们听见狗吠声，看到“公安突击队”队员闖进小巷里哪家人家，那么，第二天就会看到那家人家披带上了孝巾。被他们杀害的都是抗战期间公开过身份的干部和党员。他们的尸体全都残缺不全，不是被挖掉眼睛，割掉舌头，便是被砍断手脚。有的人被装进蓝条纹麻布袋里，投入江中，在江面上漂浮着。

一天，洪申闖到陈青春家。他们本来有点远亲关系，青春应当管他叫舅舅。洪申假惺惺地喊青春作外甥女，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阵，企图拉拢她。这一天，他们“解剖”了一位前抗战干部。洪申临走之前，又假仁假义地以舅舅的身份，劝青春仔细想一想，要她宣布和党脱离关系，跟集结到北方去的丈夫离婚，安分守己，好好抚养子女。洪申用尽了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是毫无结果，只得悻悻而去。

青春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赶快使大家团结一致，相互依靠，保护组织，领导人民展开反对暴政的斗争，制止反动派的阶级报复，此外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于是她便暗中串连一些积极分子，秘密地重建组织，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展开了活动。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青春做了许多工作，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为了准备在自己一旦外出或不幸牺牲时孩子们能够独立生活，青春教会了刚满六岁的大女儿小香煮饭、烧水、种菜、养鸡、

跟大人到地里去撿稻穗和照顾弟弟等家务事。她还把小香培养成一个得力的“联络员”。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终于来到了。本来，人们天天屈指计算，期待着这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带给人们的却不是南北协商和普选，而是更加残酷的镇压和白色恐怖。青春和同志们领导人民展开了斗争，要求实现南北协商和普选，坚决反对白色恐怖，因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当反动派开办第一期“改造班”时，第一个就把她抓去“学习”。在所谓“诚恳者从宽，顽固者自寻死路”的口号下，她被迫前后写了七次“反省书”。但她最后的一份“反省书”还是被敌人撕得粉碎，因为他们从这里一点也得不到她参加政治活动的材料。至于她和丈夫的关系，她却坚决不肯“脱离”。于是接着就是一阵拷打，直到把她打得昏了过去。当她醒来时，敌人又强迫她站在挂着卖国贼吴庭艳相片的“祖国供案”前面“反省”，两手伸直，拿着一根六十厘米长的蜡烛，还要目不转睛地注视它，专心“反省”，要是稍一动弹，歪一下身子，或者动一眼珠子，敌人就立即毒打她一阵，把她打得不省人事。可是，这一切恶毒手段，都没能使她屈服，敌人只好把她关进监狱里。后来，敌人因为无法从她的口中得到任何有关组织和运动的秘密，也始终无法从她那里得到可以挑剔和利用的东西，就只好把她释放了。

从一九五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七年七月，青春被敌人抓去“改造”、拷打，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前后共达九次之多。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家被“禁止”与任何人“联系”。但在乡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她终于带着七岁和五岁的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地活下来了。在这种环境里，许多同志牺牲了，但也有些人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在青春陷进敌人的魔掌的时候，就竭力避免给敌人任何寻衅的借口，想尽一切办法来坚定同志们和群众的斗争意志。由于对党和革命的无限信心，对子女的深厚感情，使她产生了战胜敌人一切最野蛮的阶级报复手段的巨大力量。

青春每次从敌人的魔掌里逃出来，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顺路到添大嬷家去。她以向添大嬷借米为名，到这里来设法与脱产进行地下活动的同志们取得联系，然后才回家去看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当她们母女重逢，抱在一起诉说别情时，洪申和“公安突击队”或“民卫队”的恶棍们会突然闯进她家里来捣乱。有时候，洪申还对她百般调戏，尽管他并没有忘记把自己当作青春的“舅舅”，也没有忘记管青春叫“外甥女”。

从一九五七年七月起，敌人开始成立所谓“控共政训班”。在这个组织里，他们除了对人们更加强制和粗暴地灌输什么“勤劳、人位、唯灵”^①的谬论外，还在“反法灭

① 吴庭艳统治时期的所谓“国策”。

共”的口号下替美帝国主义大肆吹捧。“反省”的形式，从“反省”发展到“懺悔”。为了集中思想，“反省”自己的“罪恶”，每个人每天必须跪拜在挂有“吳志士”相片的“祖国供案”前，双手平伸两个小时。要是有人稍微动弹或跪得不端正，恶棍們便蜂拥而上，乱揍一顿，直到他們瘫倒在地上才罢休。因此，每天晚上“懺悔”时，都有人昏倒。偶尔也有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折磨而招供，或者胡謊一通，以求得“寬大”。当恶棍們审讯时，如果有人說的不中他們的意，或者把“吳总统”的“勤劳、人位、唯灵”的教条忘了，背不出来，那么，他們便命令“控共政訓班”的其他人拥上去，把这个被认为“不好好学习”的“頑固分子”乱打一阵。誰打得輕一些，就会被說成是“胁从分子”、“爱护敌人”，也要受到同样的惩罚。恶棍們在人們中制造恐怖和混乱，使誰也不敢相信誰。他們强迫父亲打儿子，妻子揍丈夫，儿子打母亲，而且不痛打还不行。被惩罚的或被看成是“頑固分子”的人，还要被迫在两只手上挂着两块大石头，通宵达旦地跪着“懺悔”。那些长得端正的妇女在敌人手下遭到的侮辱就更多了。在每一个“控共政訓班”里，几乎都有人被恶棍們当场打死或被叫到“主任室”去，再也不见回来了。就是能够回来的人，也被摧残得不成样子。誰要是把敌人拷打的情况告诉别人，就会立即被敌人杀害。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在青春的家乡，就开办了三十个这种“控共政訓班”。

几乎每一个“控共政訓班”都曾把被列入“頑固分子”名单里的陈青春抓去“訓練”。每一次她都要通宵达旦地“懺悔”。她經常由于疲乏过度而摔倒在地上，或者被敌人毒打得昏迷不醒。至于把她单独传到“主任室”去逼供，或者被敌人用杠鈴、皮鞭、电刑拷打，这一切对青春来说，已經是家常便飯了。她被打得遍体鳞伤，不成人样。但她始終沒有屈服，經過考驗，反而越来越坚强了。敌人在“控共政訓班”这个魔穴里把她“孤立”起来，但她充满信心，为如何巧妙而不屈不撓地进行斗争树立了榜样。她从不背叛，也从不让敌人有空子可钻。在逃出敌人魔掌后，她又勇敢地繼續进行斗争。作为組織的核心和坚貞不屈的榜样，青春一如既往地和留下来那些坚强的同志們一起秘密地領導群众斗争，掩护民族陣綫的脫产干部到地方上来进行活动。

陈青春用帮助乡亲們的方式去接近群众。有时候她自己不得不省吃儉用，探望有病的或受伤的乡亲們时把节省下的一点米或一只鸡带去送給他們。她还极力想起祖传的一些药方，为病人治病。因此沒有多久，她居然成了当地的“女郎中”。群众都非常爱戴她，信任她。但因为怕受到敌人的迫害，起初有些人常常避开她。后来由于青春和乡亲們的来往很广泛，几乎遍及全村，大家也就逐漸习惯了。恶棍們严密監視她，还設下种种圈套想逮捕她和脫产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們。但是青春的活动是

那样不露痕迹，敌人始终抓不到任何把柄。

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陈青春刚刚在孩子身边躺下，忽然听到后门传来急促而熟悉的敲门声。她没有点灯，马上冲到院子里去。她刚把肩上负伤的脱产干部T同志扶进秘密地洞里掩护起来，恶棍们就一窝蜂地涌进来了。这一次，县里和乡里的恶棍都到齐了，他们里里外外地搜索、检查了一阵。然后当着孩子的面把这位母亲极其野蛮地拷打了一顿。在敌人面前，青春神态自若，一口咬定说，她听到敲门声，怕是洪申趁着黑夜来调戏，才从床上爬起来，逃到院子里去躲藏的。这么一说，洪申有口难辩，哭笑不得。接着，敌人把她押到县里，后来又解到省里。他们对青春施行了一切最残暴的刑罚。敌人给她灌屎尿，直灌到肚子胀大起来，然后踩上去，使屎尿从她的嘴里鼻里流出来；用烤红了的钳子，把她乳房、阴户周围的肉一块块夹起来；用针插在她的十个指头上，然后使劲往桌子上按。八个月的拷打和监禁，敌人还是无法使她屈服，只好又把她释放了。当然敌人也想到利用她做诱饵，设下陷阱，逮捕脱产干部。

经过敌人的这次折磨，青春一直卧病不起，然而她并没有停止革命工作，相反地，她更加巧妙、更加小心谨慎地开展工作。从此以后，小香成了她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座牢靠的桥梁。

陈青春家乡的反对美吴集团的斗争，日益广泛和深

入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敌人連續不断地集中起人們进行“控共政訓”，把人民推到貧困的深淵，妄图瓦解蘊藏在他們心中的革命精神；同时把农民集中到“稠密区”^①去，这样一方面他們可以随心所欲地抓壮丁、抓伕去“营田”^②，另一方面可以任意实行法西斯式的剝削和統治。当地人民为了反对敌人的这些反动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公开合法的或秘密的斗争；到处张贴标語，悬挂民族解放陣綫的旗帜，召开小型集会，宣传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路綫。人們心里明白，青春那双灵巧而坚毅的手在领导着这些革命活动。

当敌人开始实行“战略村”政策时，陈青春的家乡已經有了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保护着干部，保卫着革命，向最凶狠、最反动的敌人发动了进攻，給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到一九六二年底，青春家乡的“X·T战略村”已經第八次被搗毀了。这次，青春知道再也不能留在本地工作了，她和两个孩子就在前来协助人民、消灭敌人的解放軍武装宣传队的帮助下轉移到了安全区。从此以后，解放軍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位坚强不屈的战士。

1963年2月3日

① ② “稠密区”、“营田”都是吳庭艳統治下的变相集中营。

广治最优秀的女儿潘氏柑

青 龙

她的名字叫潘氏柑，家住在广治省海陵县海上乡上舍村。当印度支那恢复平时，她刚二十岁。在抗战的最后几年里，潘氏柑也和她那一代的許多年輕的女朋友一样，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是一位有名的、勇敢的女游击队员。

和成千上万的越南姑娘的心情一样，祖国恢复了和平，对于潘氏柑来说，是一件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她放下手中的枪，重新拿起了犁耙。她多么希望能和家里的人团聚一堂，和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啊！

但阿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吴庭艳集团派军队占领了她的村子。一九五五年五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吴庭艳集团在这里横行霸道的两个走狗阿感和阿自，带着两个警卫员突然冲进了村里，说阿柑是“越共”的得力助手，把她抓到海上“乡政委员会”去了。

阿柑在海上“乡政委员会”被关了五个月，阿感和阿自轮流拷打她，企图逼她承认是“越共的联络员”。这两个家伙经常折磨她：把她的手反缚在柱子上，用藤鞭朝

着她的脸上和身上乱抽乱打；有时把她的双手綁起来，让她站在烈日下曝晒，一点水也不给她喝；有时又把她的两个食指捆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强迫她承认那些强加给她的“罪名”……但敌人始终无法从她嘴里得到半句供词。有一次，阿感拿着一条绣花围巾、一盒奶粉和一双凉鞋在阿柑面前晃了晃说：“只要你承认这些东西是你买来准备送给山上的‘越共’的，那么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但阿柑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只承认从来没有买过这些东西。”阿感一听这话，立刻就气歪了脸，跳上前去，拿起一根木头，朝着阿柑没头没脑地乱打。鲜血从阿柑的脸上流了出来，迷糊了她的眼睛。敌人的监禁、拷打、威胁利诱，都无法使阿柑屈服，海上“乡政委员会”的头目只好把她释放。但这时的阿柑已经骨瘦如柴，憔悴不堪，就象被风雨摧残的芭蕉叶子一样。她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去，心里想：“革命教育了自己，赤胆忠心将战胜一切强暴。今天的青年应该生得光荣，死得清白，宁死也不能在敌人面前屈服……”

阿柑回家两个月后，又一次被吴庭艳集团抓去。这次的主谋者是广治省伪公安厅审问室主任阿葦。在阿柑被捕的第一天晚上，阿葦就立即用种种酷刑来拷打她，说什么“要想吃蛇，就得先把蛇头砸碎”。阿葦和其他两名恶棍冲上来，把阿柑的衣服剥光，然后把她推倒在地上，